

• 科学技术哲学 •

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曹剑波 /CAO Jianbo 合斯来提·木合太尔 /Hesilaiti Muhetaier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摘要: 英美知识论是当今世界知识论的主流, 并已在世界各地传播。然而, 这种用英语来表达的知识论, 并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任何其他语言。“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 以及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都具有地方性, 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提供了初步的证明。“来自英语知识动词翻译不能标准化的论证”和“来自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论证”等, 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要求我们: 研究并建构以汉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论甚至汉语哲学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在引进他者文化时需要予境化。

关键词: 英美知识论 地方性 普遍性 予境

Abstract: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is the mainstream of epistemology in today's world, and has been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this epistemology expressed in English is not a universal epistemology that can be unconditionally adapted to any other language. The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most universal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of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logic are all local, which provides a preliminary proof for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The argument from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knowledge verbs cannot be standardized” and “the argument from given dependence of knowledge attribution” can prove strong proof for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The locality of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demands us that: it is theoretically feasible and necessary to study and construct the epistemology or even Chinese philosophy based on Chinese expressions, a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other cultures needs to be in some given.

Key Words: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y; Locality; Universality; Given

中图分类号: G302;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3.005 CSTR: 32281.14.jdn.2026.03.005

知识论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当今学术英美知识论^①不仅是当今世界知识论的主流, 而且也是英语的使用占主导地位, 在哲学界也不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知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FJ2024A029)。

收稿日期: 2025年3月16日

作者简介: 曹剑波(1970-)男, 湖南益阳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知识论。Email: jbcabo@xmu.edu.cn

合斯来提·木合太尔(1993-)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知识论和儿童哲学。
Email: 2173595711@qq.com

^①有同行主张用“英语知识论”来代替“英美知识论”。对此, 笔者的看法是, 在谈论主流知识论时, 主张用“英美知识论”, 因为当下中国学界研究知识论的论文, 虽然是用汉语所写, 由于它们研究的主题、范式等, 都来自英美, 因而属于“英美知识论”, 更确切的说, 是“英美知识论(或研究)在中国”。如果用“英语知识论”来代替“英美知识论”, 那么就会排除用汉语来表达的“英美知识论(或研究)在中国”这部分。在本文中, 如果用“英语知识论”, 那么是相对语种来说, 是承认可能存在其他语种的知识论。

例外。即使非英语世界的学者也热衷用英语来讨论哲学问题,撰写哲学论文,并以此为时尚,作为进入正统和主流的标志。由于人们通常把主流的、正统的等同于普适的,因此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用英语表达的哲学术语,就代表全球的、普适的哲学术语,用英语来表达的哲学就是普遍性哲学。然而,英美知识论是用英语来表达的、具有地方性的知识论。借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实验哲学和予境主义,可以打破英美知识论是一种无条件应用于任何其他语言的普遍性知识论的迷梦,为我们引进他者文化增添教益。

下文先介绍“地方性知识”概念,再探讨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为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提供初步的证明;接着提出有较强论证力的“来自英语知识动词翻译不能标准化的论证”和“来自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论证”等,证明有鲜明英语特色的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表明:研究并建构以汉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论甚至汉语哲学,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在引进他者文化时,需要予境化。

一、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的初步证明

自“地方性知识”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开始证明,人类学知识具有地方性,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也具有地方性。由于被公认为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都有地方性,因此,普遍性与客观性不如物理学、数学或逻辑学知识的英美知识论也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性表现为内容的特定性、表达的约束性、应用与接受

的限制性、归赋的予境性。

1. 人类学知识具有地方性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概念最初由吉尔兹(C. Geertz)上世纪80年代初在人类学中提出。他说:“法学和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1], p.73)由于“技艺”表现为“知道如何做某事”,因此这类地方性知识近似于能力之知^①。

能力之知的地方性,可用贵州侗族种植杉树的技术为例来说明。([1], p.19)侗族种杉树的操作流程是:(1)火焚荒野;(2)切除杉苗的主根,把苗木的侧根平铺在土丘上,再用浮土将侧根压实;(3)定植时,将树苗稍端的弯曲部分朝向山谷;(4)定植完成后,在苗木的上方钉一块木板。

这种植树方法十分怪诞,然而植树的成功率非常理想,不仅苗木的成活率高,而且成活后生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开穴种植的苗木,成长过程中也不易染病,年均积材量在世界范围内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之所以采用这种植树的方法,原因在于,贵州清水江沿岸是丘陵区,气候温暖多雨,适合杉树生长。这个区域土壤主要由石灰岩风化产生的。土壤粒度极小,黏性很强,透水透气性不好(通过火焚可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易被暴雨冲塌(故在苗木的上方用木板钉一个挡水坝),不利于杉树种植。采用“一般化”的常规植树技术,虽然也能顺利成活,但积材量都不高。侗族乡民因地制宜地采用的这种种植杉树的技术,由于只适用这类环境,因此是一种地方性知识^②,具有地方性。

2. 科学知识也具有地方性

①依据英语动词“know”后接的内容不同,知识可以分为三类:命题之知(propositional knowledge)指关于事物如此这般的知识,动词“know”后接命题,如“他知道‘2是唯一的偶数质数’”;亲知之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指关于人、物等对象的知识,动词“know”后接对象,如“我‘熟悉厦门’”;能力之知(competence knowledge)指关于如何做某事的知识,动词“know”后接动作,如“你会‘讲希腊语’”。

②有学者提出,侗族种杉树这种地方性知识,可以还原为普遍性知识。例如可以还原为:(1)火焚荒野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2)切除树苗的主根,有利于侧根生长,增强树根的吸附力;(3)重心平衡能保持物体竖立;(4)上流的挡水坝可以防止下游泥沙被冲走。这类还原,自然可以。这也表明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问题是,能把侗族种植杉树这种方法普遍地运用到不是贵州清水江沿岸的环境吗?换言之,这种技术能否应用到任何其他环境?

劳斯 (J. Rouse) 把地方性知识概念扩展到科学知识, 主张“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实践中的地方性知识, 不能完全抽象为服务于实用目的的理论, 也不能完全抽象为可以脱离情境的规则。” ([3], p.108)

说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 会受到很多质疑。人们会问: 虽然科学知识的产生源头具有地方性, 一旦为人们接受后不就变成普遍性知识了吗? 为了回答这种质疑, 可以用物理学知识的条件性, 数学和逻辑学知识的论域性来解释。由于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常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知识的典范, 如果它们也具有地方性, 那么其他知识也具有地方性。

物理学知识是有条件的, 例如, 说声音的速度是 340m/s, 其条件是在 15°C 的空气中, 而在 25°C 的空气中, 则为 346m/s; 在 25°C 的蒸馏水中为 1497m/s; 在铁丝中则为 5200m/s。不同的介质和温度条件, 会影响声音的速度。又如,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V=nRT$ (p 为压强、 V 体积、 T 温度, n 物质的量, R 摩尔气体常数) 描述理想气体平衡状态时压强、体积、温度之间的关系。它也是有条件的, 只适用于理想气体分子。理想气体分子的特征是: 有质量无体积是质点; 分子运动独立、无相互作用, 碰器壁前作匀速直线运动; 只与器壁碰撞, 碰撞产生的统计平均值宏观表现为压强。

数学知识的适用有场所。在同一个面上, 过直线外一点, 欧几里德几何认为只能作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和黎曼几何则认为, 可以作无数条直线或不能作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这是因为三种几何所适用的范围不同, 欧几里德几何适用于平面或宏观, 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适用于类似马鞍形或微观, 黎曼几何适用类球面或宇观。 ([4], pp.337-355)

鞠实儿认为“不存在普遍知识”, 尤其强调“哲学、当代科学和形式逻辑是地方性知识”。 ([5], p.10) 经典逻辑至少建立在外延

原则、二值原则、个体域非空等假设上。 ([6], p.92) 逻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 逻辑学知识的地方性源于逻辑学知识离不开特定的论域。

知识论作为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体系, 是由一系列命题知识组成的。无论知识论的知识属于人文社科知识, 还是理工农医知识; 无论知识论的知识属于经验知识, 还是逻辑知识, 由于被公认为最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知识都具有地方性, 因此英美知识论的知识也具有地方性。

3. 知识具有地方性的根源与表征

“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不只指地理位置, 更主要是指文化背景等条件, 因此地方性知识也是予境^①知识 (given knowledge), 与放之四海而皆准, 历经万古而不变的绝对的知识、“普遍性知识”相对。笔者强调“关于知识的理论”的知识论的知识, 而非作为学科的知识论的知识, 具有地方性, 而不是予境性, 这是从话语权角度来看的, 是为了强调, 除了英语知识论外, 还可以有包括汉语知识论在内的其他语言的知识论。

科学知识常给人以“是普遍的”、放之四海皆准的错觉, 似乎都已经“祛地方性” (delocalized) 或“祛语境化” (decontextualization) 了, 然而, 科学知识的伪普遍性只不过是标准化的产物。科学知识的标准化就是把某种地方性确定为标准 (如按实验操作的规则对材料进行选择, 对设备进行选用, 对过程进行控制等; 或者采取理想化模型进行抽象, 如牛顿的惯性定律), 并推广为所有科学研究都应该遵循的标准。这其实是把某种地方性标准通过人为约定 (或强力推行) 为公共标准, 而忽略甚至漠视了其他的地方性。争夺标准制定的统治权, 在当今世界的工程技术知识领域, 甚至人文社科知识领域, 都十分激烈, 就是证明。

知识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知识内容的对象特定性、知识表达的语言约束

① “予境” (given) 即“被给予的环境”简称, 强调这种环境的给予性、条件性, “予境”又可称为“语境” (强调上下文和对话的环境) 或“与境” (强调认知对象与环境的关系), 指语言使用所涉及的周遭环境、谈话的背景等。在知识论中指影响认知结果的认知对象因素、认知主体因素和认知条件。由于强调其本体论地位, 故而笔者使用“予境”。

性、知识应用与接受的条件限制性、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①。([7], p.12)具体地说:(1)知识总是关于特定对象的,而非关于一切对象的。(2)知识的内容总要借助语言才能表达为可理解的方式,受语言表达的约束。(3)知识的应用与接受总是受应用的特殊条件限制,总是受接受的具体场景的制约。(4)对具体的命题之知、能力之知或亲知之知进行知识归赋,受予境因素的影响^②。

二、来自核心英美知识论概念 不能标准化翻译论证

跨文化实验哲学研究表明,对英美知识论的核心概念的翻译不能标准化^③,英美知识论具有强烈的英语特色,具有地方性。

当代英美知识论学者普遍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普遍利用当代英语知识归赋的特点来支持或反驳知识论中的某些观点,([7], p.12)主张分析知识论的概念必须研究该概念出现在句子中的用法。例如,主张通过研究“know”“justify”“believe”等词在句子中的用法来研究“知识”“确证”“信念”等概念,并认为这些结论普遍适用于任何文化。然而,跨文化研究质疑了知识论的核心概念可以标准化翻译的合理性。

加纳利(J. Ganeri)在“从梵语角度看知识论”一文中,调查了梵语文献中知识的使用,明确反对标准化翻译的合理性。^[8]在梵文

知识论文本翻译中有两个新词,一个是源自梵语名词(jñāna)的“真/假知识”,另一个是源自梵语名词(pramā)的“有效/无效的知识”。前者是非事实性的,后者是事实性的。在英语中,“knowledge”是事实性的,因此应该用后者来翻译“knowledge”。由于名词“pramā”指击中目标之类的“体验行为”的“成功表现”,因此,在梵语中,“知识被描述成一种认知表现。”([8], p.15)这与英语“knowledge”的静态性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表达的是“justification”概念。此外,在梵语中没有对应英语“justification”的表述。基于这些发现,加纳利甚至因此认为“确证(justification)表达的是植根于英语词汇怪癖的一种思维方式的狭隘特征。”([8], p.15)

水本正彦(M. Mizumoto)在“‘知道’与它的日语对应物”一文中,通过问卷调查的对比研究表明,“know”在日语中的标准翻译并不接近于其他日语的知道动词。^[9]而且,实际上,这些日语知道动词之间的差异与英美知识论争论中对立的观点相对应。由此,水本正彦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以英语为母语的知识论学者,在争论基于“know”的知识概念时,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纵使日语的知识概念完全对应于英语的“know”,对哪种知识观是正确的仍然可以质疑,因为这就像是在问两个日语知道动词中哪一个正确一样。

与此类似,可以进一步追问:英美知识论术语在汉语中有相对应的、好的表述吗?英美

①知识的地方性有程度之分,可用与之相反的普遍性的程度来衡量。如果知识的内容所涉及的对象越多,知识表达越不受语言约束,知识应用与接受的条件限制性越小,知识的归赋越不依赖于境,那么知识的普遍度就越大。对某一认知对象的知识普遍度从低到高分列是:单称判断→特称判断→全称判断。例如,对金属的导电性,知识普遍度从低到高分列是:某种金属(如铁)有导电性→有些金属(如铁、铅)有导电性→所有的金属有导电性。

②有学者认为,“这些特征都与知识本身的性质无关,而是对具体知识内容的特定描述。如果知识的地方性与知识的性质有关,那么,构成知识的三要素(信念、确证和真)是如何依赖于地方性特征的,而不是用以上四个特征加以说明的。”在笔者看来,“知识本身”的说法是模糊的,说知识的地方性必然要有外在表现;通过这4个特征来说明知识的地方性,比分别用传统知识定义的要素解释更直接;这4个特征代表的地方性也同样可应用于三要素,而且更容易证明相信、确证具有个体性和时间性等。

③有学者可能承认哲学翻译没有标准化,也认可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论题,但是基于比较哲学的存在以及不同哲学之间交流的现实,认为核心英美知识论概念不能标准化翻译,不能证明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1)英美知识论研究普遍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普遍利用英语知识归赋的特点来建构理论,因而这些理论具有英语的语用特点,能否适合其他语种,要具体分析。(2)不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可能的途径有二:一是每种文化有相同的文化要素,只要解码就可;二是文化殖民,即把异质文化用本土语言表达,并以“引介”之名“生吞活剥”地全盘接受。然而,基于核心英美知识论概念与中国的普罗大众的不同,可以断言当下中国学界对英美知识论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生吞活剥”式的引入。

知识论的核心概念与问题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吗?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翻译时,常会感觉汉语词汇不够,或者难以找到恰当对应词的问题。“Justification”是当代英美知识论的枢纽概念,对它的汉译国内就五花八门,胡军译为“证实”,陈嘉明译为“确证”,张晓玲译为“有理由”,徐向东、陈真译为“辩护”,邢滔滔、邱仁宗译为“证明”,林正宏、殷海光、陈波、洪汉鼎译为“证成”,江怡译为“辨明”,郑辟瑞译为“正当性”,王华平译为“理证”。这表明,汉语词汇中虽然有很多词汇的含义与“Justification”接近,但却仍然不够多,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汇与它对应。

此外,在汉语中,英语动词“know”虽然通常翻译为“知道”,但除此之外,在不同的语境,可能翻译为“认识”“懂得”“认出”“精通”“认知”“了解”“熟悉”“确信”或“会”等。然而,不同的汉语知道动词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和特定的含义。由于这些汉语知道动词的使用不同,含义有精微差别,基于它们的使用所进行的语言分析从而获得的知识论理论,就可能与英美知识论不同。例如,“He knew that he could trust her”可翻译为“他确信可以信赖她”。其中“knew”翻译为“确信”。如果“know”翻译为“确信”,那么英美知识论中的“知识是否蕴涵信念”的蕴涵论题之争,^[10]在汉语语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如果我们用概念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的汉语中核心知识论概念的用法,就可能得出不同于英美知识论的汉语知识论。

把“know”译为“知道”其实是一种强译或硬译,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在汉语中没有其他更好的对应词汇。“知道”一词最早见于《管子·戒》:“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11]在这里,“知道”的原义是指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苏辙的《答徐州教授李昭玘书》:“夫古之所谓知道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12]这与英美知识论中的包括能力之知、

亲知之知和命题之知(如琐碎知识“知道一斤米有多少粒”)有天壤之别。

推而广之,由于不同语言大都是用本己语言中原有的词汇来翻译英美知识论的核心概念,由于每种语言中对应英美知识论概念的词汇众多,难以标准化、唯一化,因此,如果基于各种语言的分析来建构知识论,就可能会得到不同语种的、地方性的知识论,如汉语知识论、德语知识论、法语知识论、日语知识论、印度语知识论、韩语知识论、老挝语知识论、阿拉伯语知识论等。英美知识论只是世界知识论版图中的一块,与其他语言的知识论一样,都具有地方性。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纵使英美知识论的术语都能在汉语中找到较为满意的对应词,谁又能保证其含义会一样呢?以“Knowledge”这个公认应该被翻译为“知识”的术语为例,在传统主流英美知识论的定义中,“知识=确证的+真的+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问卷调查则表明,包括哲学家在内的中国人的看法则是“知识=可传播的+有用的+成体系的”。^[13]非但中国人对“知识”概念的理解显著地不同于英美知识论,汉语权威工具书对知识的定义也显著不同于英美知识论,例如,《辞海》认为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14]《教育大辞典》说“知识属于认识范畴,是人类的认识成果。经验是知识的初级形态;系统的科学理论是比较完备的知识形态。”^[15]《逻辑学大辞典》主张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1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则认为,知识是“人类的认识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17]由于“言语代表思想”^①,^[18]因此,汉语学界用汉语来讨论知识论问题,如果不是“牛头对马嘴”,最多也只是“英美知识论研究在中国”,甚至是“英美知识论在中国”,终将只是英美知识论的追随者甚至成为附庸,难以成为超越者。

①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三、来自知识归赋的予境依赖性论证

有大量实验哲学研究成果证明,知识归赋直觉受予境因素的影响,具有风险效应、凸显效应、人口统计学效应、顺序效应、副作用效应等。虽然也有不少实验调查发现了知识归赋直觉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而不具有予境敏感性的证据(例如,罗斯等人的“知识中没有风险”一文,收集了来自16个国家19个地点14种语言的3530位有效受试者的数据,似乎证明知识归赋没有风险效应^[12]),然而,仔细分析这些调查就可得知,调查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予境性,其原因在于:问卷设计有问题、没有检验正确的变量、受试者可能没有准确把握案例想呈现的内容、调查的受试者背景单一、分析数据有误等。^[20]

非但普通大众的知识归赋直觉有予境依赖性,而且有证据表明,哲学家对核心哲学问题的直觉也具有多样性和予境性。2009年,布尔歇(D. Bourget)和查尔默斯(D. Chalmers)通过PhilPapers调查了1972位哲学教师对30个核心哲学问题的看法,^[21]结果表明:当代职业哲学家对核心哲学问题的直觉回答具有多样性。例如:在有无先验知识问题上,主张有的为71.1%,主张没有的为18.4%,其他回答10.5%;在赞同哪种知识理论的问题上,赞同语境主义的为40.1%,赞同不变主义的为31.1%,赞同相对主义的为2.9%,其他回答25.9%;在同意哪种自然法则问题上,认可非休谟式的为57.1%,认可休谟式的为24.7%,其他回答18.2%;在认同哪种逻辑的问题上,选择经典的为51.6%,选择非经典的为15.4%,其他回答33.1%;在偏好何种道德动机的理论上,偏爱内在主义的为34.9%,偏爱外在主义的为29.8%,其他选择35.3%。

10年后,2020年布尔歇和查尔默斯再次调查了7685名主要来自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哲学家(即专业的哲学从业者)对各种哲学问题的看法,^[22]其中1785人(占调查人数的23%)完成了调查。对比2009年的结果,数据例举如

下:(1)先验知识:有72.8%,没有18.5%,其他8.7%;(2)知识主张:语境主义54.6%,不变主义25.5%,相对主义5.4%,其他16.4%;(3)自然法则:非休谟式的54.3%;休谟式的31.3%,其他14.9%;(4)逻辑:经典的53.6%,非经典的26.4%,其他24.2%;(5)道德动机:内在主义41.0%,外在主义39.3%,其他22.0%。

从2009年到2020年,对例举的5个问题,所有参与者回答的相应波动幅度为:(1)先验知识:有先验知识增加了8.5%;(2)知识主张:不变主义减少11.2%,语境主义增加7.6%;(3)自然法则:休谟主义增加8.5%;(4)逻辑:非经典逻辑增加13.4%;(5)道德动机:外在主义增加8.7%。

在2024年发表的“中国的分析哲学家有不同的想法吗?调查与比较研究”^[23]一文中,伍素等人仿照布尔歇和查尔默斯的第二次的主要问卷的内容选择了38个问题,问卷选项与基本相同调查,利用腾讯问卷平台,向500人的“中国分析哲学”微信群分享问卷链接,最终收到142份有效问卷。对以上5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如下:(1)先验知识:有66.2%,没有14.8%,接受综合观点3.5%,其他15.5%;(2)知识主张:相对主义4.2%,语境主义48.6%,不变主义17.6%,接受综合观点11.3%,其他18.3%;(3)自然法则:非休谟式的47.2%,休谟式的28.2%,接受综合观点6.3%,其他18.3%;(4)逻辑:经典的28.2%,非经典的9.2%,接受综合观点30.3%,其他32.4%;(5)道德动机:外在主义14.1%,内在主义41.5%,接受综合观点25.4%,其他19.0%。调查发现,中国的分析哲学家强烈倾向于接受综合观点的选择,因为:38个问题中的10个问题,大多数参与者选择接受综合观点;选择接受综合观点的比例超过了20%的问题有12个。对比布尔歇和查尔默斯的第二次调查结果,伍素等人的结论是,“中国和英语国家的分析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问题的看法和思维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并认为,“文化因素和学术环境可以部分解释这些差异”。^[23]

以上数据表明,普罗大众和哲学家的哲学

直觉也都具有多样性和予境依赖性。无论是布尔歇和查尔默斯的第一次调查(语境主义的赞同者为40.1%),还是第二次调查(语境主义的赞同者为54.6%),或者是伍素等的调查(语境主义的赞同者为48.6%),语境主义知识观都是知识论中最受欢迎的理论,而且从布尔歇和查尔默斯的调查来看,语境主义知识观越来越为哲学界所认可。

知识归赋直觉的予境依赖性表明:包括“英美知识论是否是知识”在内的知识归赋,具有予境性。由于对“英美知识论是否为知识”问题的回答,都受予境影响,对“英美知识论是否为地方性知识”的回答就更受予境影响了。

结 语

虽然英美知识论具有地方性,然而由于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并不能否认英美知识论也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更不能否认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在全球许多国家传播的世界性知识论的现实。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表明:英美知识论不是一种绝对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以不加任何本土化的、普遍适用的知识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也表明:知识论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一而是多,不能用英美知识论唯一指称知识论。英美知识论的地方性要求我们:研究并建构以汉语表达为基础的知识论甚至汉语哲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和必要的。这种可行性为包括汉语知识论在内的其他知识论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也为汉语哲学或其他语种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行性论证。由于任何知识都具有地方性,由于任何理论知识都具有予境依赖性,因此,以知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他者文化也是地方性的,也有予境性,在引进他者文化时,境遇化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就是予境化要求的体现。

从中国传统文化上看,假设中国古代存在

知识论,无论它是叫力行的知识论,^[24]还是叫正名的知识论,^{[25], [26]}或者叫功夫知识论,^[27]它都是一种主要用汉语来表达的知识论。虽然汉语知识论也具有地方性,但它终究也是一种知识论。无论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还是为了“让知识论说汉语”(仿照陈康先生的“让哲学说汉语”)的愿景,至少在理论上,我们不应否认可以以汉语为基础来研究知识论。非但如此,还可能有德语知识论、法语知识论、梵语知识论或日语知识论,等等。

无论是英语知识论、德语知识论、法语知识论,还是汉语知识论、梵语知识论或日语知识论,虽然都是知识论,在“知”格上平等,但在地位上,在影响力上,在接受程度和范围上,都有差异^①。知识论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人类知识中“最优秀的东西”。中华民族要想把“知识论”这种最优秀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财富,必须用自己的主流语言即汉语来习知。正如黑格尔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28]汉语知识论能否走向世界,在世界哲学上有一席之地甚至占主导地位,全系于当今中国学界的重视程度和努力程度。

[参考文献]

- [1]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 事实与法律之间的比较透视 [A], 邓正来 译, 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 [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73-171.
- [2] 杨庭硕、田红. 本土生态知识引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3] Rouse, J.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曹剑波. 知识与语境: 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鞠实儿. 地方性知识 vs. 普遍性知识 [A], 鞠实儿、刘兵: 地方性知识研究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9-23.
- [6] 陈波. 一个与归纳问题类似的演绎问题: 演绎的证成 [J].

①有批评者曾指出:“汉语知识论也是地方性的,由于汉语有很多方言,是否应该有粤语知识论、吴语知识论,甚至建瓯闽北方言点知识论、厦门闽南方言点知识论?”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如果其他语种的语言成为了世界主流语言,或者这个语种的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或想成为主流文化,那么研究这种语言的知识论并非荒谬,也并非不可能。

-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2): 84-95; 205-206.
- [7] Ludlow, P. 'Contextualism and the New Linguistic Turn in Epistemology'[A], Preyer, G., Peter, G. (Eds.) *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 Knowledge, Meaning, and Truth*[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51.
- [8] Ganeri, J. 'Epistemology from a Sanskrit Point of View'[A], Mizumoto, M., Stich, S., McCready, E. (Eds.) *Epistemolog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21.
- [9] Mizumoto, M. "'Know" and Its Japanese Counterparts, Shitte-iru and Wakatte-iru'[A], Mizumoto, M., Stich, S., McCready, E. (Eds.) *Epistemolog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77-122.
- [10] 曹剑波. 蕴涵论题的实验之争[J]. 哲学研究, 2018, (7): 89-97.
- [11] 管仲. 管子[M]. 李元燕、李文娟 译注,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76.
- [12] 苏辙. 苏辙集[M]. 陈宏天、高秀芳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92.
- [13] 曹剑波. 普通大众的知识概念及知识归赋的实证研究[J]. 东南学术, 2019, (6): 164-173.
- [14]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1733.
- [15]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教育大辞典[Z]. 第6卷, 上海: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130.
- [16] 彭漪涟、马钦荣. 逻辑学大辞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781.
-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II[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1169.
- [18]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 第三卷, 姚淦铭、王燕 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41.
- [19] Rose, D., Machery, E., Stich, S., et al. 'Nothing at Stake in Knowledge'[J]. *Noûs*, 2019, 53(1): 224-247.
- [20] 曹剑波、马春平. 知识归赋中风险效应之争探微[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1): 45-52.
- [21] Bourget, D., Chalmers, D. 'What Do Philosophers Believe?'[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4, 170(3): 465-500.
- [22] Bourget, D., Chalmers, D. 'Philosophers on Philosophy: The 2020 PhilPapers Survey'[J]. *Philosophers' Imprint*, 2023, 23(1): 1-53..
- [23] Wu, S., Xu, J., Zhan, H., Wang, R., et al. 'Do Analytic Philosophers in China Think Differently? A Survey and Comparative Study'[J]. *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24, 3(1): 1-24.
- [24] 陈嘉明. 中国哲学的“力行”知识论[J]. 学术月刊, 2014, 46(11): 5-12.
- [25] 徐英瑾. 索萨的德性知识论与儒家“正名”论的对话——兼论汉语哲学与分析哲学结合的可能性[J]. 学术月刊, 2019, 51(12): 13-23.
- [26] 徐英瑾. 汉语言说者如何切入当代西方知识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与儒家“正名论”的混合视角[J]. 学术月刊, 2021, 53(11): 16-29.
- [27] 倪培民、钱爽. 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J]. 文史哲, 2019, (4): 94-113.
- [28] 黑格尔. 黑格尔通信百封[M]. 苗力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02.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